

◎ 读书札记

梦是永夜的白昼

——读小说《哈扎尔辞典》



□若木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长篇小说《哈扎尔辞典》是一部民族志，写一个幻想中的民族哈扎尔人的扑朔迷离的历史传说及其各种轶事趣事。帕维奇打破了小说的固有界限，创造性地以辞典的方式来结构小说，通过词条的巧妙拼贴，把史诗与传说融合进了魔幻的气氛之中，为我们的阅读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和挑战。

帕维奇给此书的由来赋予了一个神奇的传说。公元9世纪，阿捷赫公主坚守哈扎尔人独有的捕梦者宗教，相信梦中人能在不同人梦里穿越，捕梦者通过采集人的梦，可以整理出关于“第三天神阿丹·鲁阿尼”的知识，从而获得宇宙的秘密，并无限接近上帝。公主和她的爱人各写了一本书，书中讲述捕梦法以及如何获得第三天神神性的方法。这两本书即《哈扎尔辞典》的源头，由两人所写，就有了阴阳本的区别。此书令魔鬼们害怕，他们让公主的爱人死去，公主也被剥夺了说话能力，书散失了。那些无意中悟出盗梦真谛的人们曾两次试图将书还原，他们根据梦境和零星线索，分别在1691年和1982年出版了《哈扎尔辞典》，但他们的尝试都被魔鬼阻断了。到1982年，第三天神的神性处于高峰期，三个魔鬼担心三个盗梦人成功收齐辞典，就杀死其中两位，把另一个关进牢房，使这

个知识再次成为断片。这些断片汇集成了第二版，也就是如今我们看到的《哈扎尔辞典》。

《哈扎尔辞典》有阳本和阴本两种，据说并无多大差异。我手边的是阳本，全书主体部分包括《红书》《绿书》《黄书》三部分，分别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古犹太教关于哈扎尔的史料。所以说，很多词条都有三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词条蕴涵着帕维奇对于语言本身的独特而深邃的思考，展示了想象力和语言本身所有可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帕维奇给予我们的这个幻想的世界，充满魅力，让人过目难忘。

这是一部关于盗梦和秘密的迷宫式的辞典体小说，它打破了时间的维度，将有关哈扎尔的历史、宗教、信仰、风俗、轶事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不同宗教背景下不断重述，时空倒错，回环反复，在作者叹为观止的想象力之上，哈扎尔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却又呼之欲出。全书包括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历史线索和魔幻线索。历史线索即作者明确告诉我们的，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哈扎尔大论辩，目的在于帮助哈扎尔可汗选择宗教。在可汗邀请下，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都汇集到哈扎尔首都，举行了一次大论辩。对于辩论结果，各个宗教都有自己的说法。由于哈扎尔人自己写的历史已湮没无闻，只能通过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文献来佐证这次大论辩的结果。但三个宗教记载的结果相互矛盾，都认为自己是胜者。哪种说法为真，书中没有明言，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魔幻线索始终隐藏在历史线索这条明线之中，让人如处梦境。

帕维奇说：“梦是魔鬼的花园。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梦早已被梦过了。”我们过的不过是别人剩下的日子，做的不过是别人剩下的梦。一个人非正常的死亡乃至一个民族的消亡，都有其不可规避的必然性。长长的路再也没有可能走下去了。没有走过的路，永远陌生。幸福和不幸，不过是来人间经受苦难的两种不同的说法。糊涂有糊涂的幸福，清醒有清醒的痛苦。《哈扎尔辞典》里说得好：“倘若你已苏醒却未觉痛苦，须知你已不在活人世界。”

◎ 灯下品读

春日读书趣味盎然

□钟芳

春暖花开，垂柳绽绿丝，草木吐新芽，一切生机勃勃。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来了，同时到来的也是一个最佳的读书时节。迎着春天的草长莺飞，带着一本书，在自然中沉醉，任春风拂面，任花儿的芳香和手中的书香激活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寥寥数语，唐代诗人刘昚虚精辟地诠释了春日读书的底蕴和美妙，说出了在亲近自然的阅读中那份难以言表的收获和快乐。

我乃一爱书女子，也始终认为春日里读书是很惬意的享受。闲暇之余，或坐在敞亮的阳台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泡一壶茶，捧一册书；或去郊外择地而坐，打开书本，慢慢地翻阅，任心随意驰骋，享受这人生赋予的美好时光。“至乐无如读书”，明媚春光里，书香盈盈，一种聆听生命拔节的快乐洋溢心头，这是一种智慧之乐、和美之乐，催人奋起。

不过，我还是喜欢在春光融融又静谧的野外读书。回想自己春日读书的经历，亦颇有一番感受在心中。学生时期，我寄宿于学校，学校后面有一大片农田。每当油菜花盛开时，一片金黄簇拥着我们的教室，春风吹过，一阵亲切而熟悉的馨香扑鼻而来，轻轻地闭上眼睛，做一下深呼吸，让人心旷神怡。那天的春天里，我常常带着一本书钻进油菜花丛中，置身那流光溢彩的花海，和着清新的风，聆听着蜜蜂的嘤嘤嗡嗡，读一些语文课本上的优美散文、闲适随笔和抒情诗歌。情到深处为之感同身

受，我时而倾听先哲教诲，时而与智者歌哭，时而愉悦或伤悲；时而或激越或慨然。在那里，我崇拜爱国诗人屈原，敬仰高尔基《海燕》的诞生，陶醉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人生佳境，欣赏苏东坡坦荡磊落、光风霁月的高尚人格……浅吟低唱中，这些质朴平和的文字顷刻间化作徐徐的春风、潺潺的小溪、铮铮的乐曲。也好似喝了一杯暖心的茶，感到特别明亮、洁净，于是，我的心也像那铺天盖地数不清的绚丽的油菜花，在无忧无虑地开放着，让我从小就对生命的美好和自然的赐予充盈着感激和满足。

“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读书求学不宜懒，天地日月比人忙。燕语莺歌希领悟，桃红李白写文章。寸阳光阴须爱惜，休负春色与时光……”春日读书的况味于我来说情趣盎然、亲切温馨。手执一卷书，行走在春天的美景里，抬首之间便会欣赏到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的自然气息，放牧心灵，返璞归真。于是，我常常会在袅袅的柳条下，或潺潺的春水边，或软软的青草地上读一本好书，没有城市的浮躁，没有人群的喧嚣，只有小花、绿柳、青草、蝴蝶、阳光、白云、清风，还有那书卷的芳香……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生机盎然的春天正是读书的好季节，沐浴着柔和的春阳，享受着拂面的春风，一派书香做知己，聆听诗性和春光的律动，人生从此便会多了一份纯真和豁达。



谈允贤与《女医杂言》

□林 岩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女医明妃传》，讲述的是明代女医谈允贤凭借对医学的痴迷与热爱，一生克服无数艰难，开创女医制度，终于成为一代女国医的励志故事。

谈允贤生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无锡）人，与晋代的鲍姑、西汉的义妣、宋代的张小娘子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女医。一生经历了5位皇帝，她实际上与明英宗朱祁镇年龄相差34岁，朱祁镇驾崩时，谈允贤才3岁，二人怎么会有情感纠葛呢？

谈允贤出生在中医世家，他的祖父谈复、祖母茹氏都是当时的名医；父亲谈纲为莱州郡守，伯父谈经官至户部主事，可谓家世显赫。谈允贤自幼异常聪慧，祖父不愿让她受女红约束，所以她常常跟在祖母的身边，协助祖母给病人治病，医术长进很快，被邻里称作“神童”，十余岁“昼夜不辍”研读《难经》《脉诀》等医学典籍。

谈允贤成年后，嫁给了杨姓男子。婚后不久气血失调，经常感到不适。她根据经验自我诊断，配方调理，终于治好了自己的病。后生育三女一男，孩子们生病都是她亲自诊治。祖母去世前，把一生积累的药方和医理经验悉数传给了她，她便逐步开始了行医生涯。

在封建社会，女医被称作医婆，与稳婆只接生孩子不同的是，医婆可以医治其他疑难妇科疾病，也可以为男性诊治疾病，所以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受“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礼教的束缚，很多女性生了病羞于找男医生治疗，女医的出现避免了贻误病情。当时皇宫女性皇室成员生了病，不便于请御医，就会请一些具有经验的民间医婆，谈允贤就曾经为皇室成员诊治过疾病。

谈允贤50岁的时候，梦见祖母告诉她“汝寿七十有三”，便开始潜心著述，整理临床医案31例，写成《女医杂言》一书。书中涉及多为妇科，有习惯性流产、月经不调、血崩、腹中结块、不孕等病案。

封建社会女子不便于抛头露面，所以此书经由其子杨濂誉抄后付梓。今该书孤本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其中的针灸、方剂等诊疗经验至今仍对中医学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书中有一病例：某43岁中年女子，多年不生育，丈夫为了传宗接代，在外面娶了妾。妇人无处排解心头苦闷，终日郁郁寡欢，导致气血不畅，身患疾病。谈允贤掌握情况后，一边用方剂调理，一边对她进行心理疏导，很快，妇人大见好转。谈氏不仅是一个好医生，还是心理治疗的早期实践者。

谈允贤家境殷实富裕，就是不去行医，也可以过得很舒适。但她乐于为民众解除病痛，甚至免费诊治，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其侄孙谈修在重新刊刻《女医杂言》的跋语中，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姑祖母谈氏在医学史上的成就。

谈允贤很早就在民间声名鹊起，随着她医术的逐步精湛，前来治病的患者越来越多。谈修称赞她：“年益高，术益神……生平治人不可以数计。余在韶眇，目睹其疗妇人病，应手如脱，不称女中卢扁哉？”正当谈允贤年富力强的时候，遭遇了儿子杨濂早亡、孙子杨乔以株连罪处死的双重打击，再无心力著书立说，实在是医学史上的一大遗憾。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一代女医与世长辞，享年96岁。

